

新增全相湖海新奇剪燈餘話大全

新增全相湖海新奇剪燈餘話大全卷之一
湯文公拜左右輔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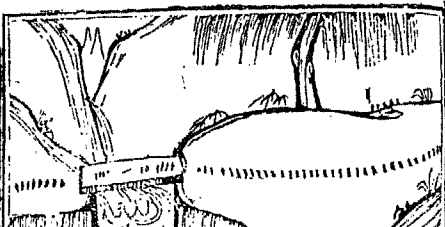
長安夜行錄

廣西左布政使廬陵李昌俱編撰
翰林院庶吉士文江劉子欽訂定
上抗縣知縣 盱江張光啓校刊
建陽縣丞 何景春同校 繡行

洪武初湯公銘之與文公原吉俱以老成練達李問淵源政事
文章推重當代未幾而秦郎之國湯公拜右輔文公拜左輔隨
從以行時天下太平人物繁庶關中文漢唐故都遺跡俱在二
公道廼之暇惟從容於詩酒中臨眺於山川訪古尋幽未嘗稍
舍一日文公謂湯公曰漢代諸陵盡在於此吾徒幸無塞廢之
勞且有休退之日登高能賦此其時乎府僚洛陽巫馬期仁對
曰長陵安陵陽陵平陵皆在渭北城陽原上高十二丈百二十
七步惟茂陵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高十四丈百四十步其形



方正狀類震聲陵東為衛將軍青墓又少東為霍去病墓所謂
象和連山者西北為公孫弘墓西一里為李夫人墓山川雄秀
與他處異公若欲遊宜先於是且與平去此八十里一日可到
二公然之翌日遂往期仁從焉時九月二十日也暨臨至半途
期仁馬乏追公不及因緩轡徐行不齊顧笑路逢天黑將近二
更禽鳥飛鳴狐兔衝斥心甚恐且畏且行俄而望中隱有火
光意謂人家不遠策馬以進至則果民舍也双戶洞開潛猶未
寢期仁下馬拴于庭樹之上入坐客次良久寂然不敢叩門惟
屢聲致使其家知之少頃蒼頭自便戶出問客何來期仁以實
告蒼頭唯一而去未幾主人出乃一少年章布脩然狀貌溫粹
揖客而語言辭簡當問訪而已遂延入中堂規制幽雅可愛
花卉芬芳几席雅潔寢定少年呼其妻出拜視之國色也年二
十餘規矩常服不帶朱鉛生來於香煙燭影中綽約若仙妹神
女期仁私念彼家常人而妻美若此必怪也亦不敢問遂延寢



酒饌杯豆羅列雖不甚豐腴而奇美精緻迥非人間飲食少年
相勸意甚殷懃酒半夫妻俱起拜曰公貴人前程遠大某有少
懇欲託公以白於世期仁曰子夫婦為誰所懇者何事少年曰
公無恐當以誠告某嘗人歎此已七百餘年未嘗有至此者今
公降臨迨天意欤某曰於世必矣期仁曰願卒聞之少年羞赧
低回欲說復止其妻曰何害我則言之妻夫聞元間長安鬻餅
師也諡皇帝為寧王時建第興慶坊善家適近王邸妾夫故儒
者知有安吏之禍隱於餅以自晦妻亦躬操井臼滌器當爐不
敢以為耻也王過見而悅之妾夫不能死其伉儷遂為所奪從
入邸中妾即死自誓終日不食竟日不言王使人開諭百端
莫之顧也一夕召妾託以程姬之疾獲免如此者月餘王無奈
何叱遣歸家當時史官既失妾夫婦姓名不復登載惟本事集
云唐寧王宅畔有賣餅者妻美王取之經歲問曰頗憶餅師否
召之使見淚下加兩王問而還之殊不知妾入王宮中首尾



一月而謂經歲矣求死而得出而謂召之使見王矣未嘗問妾亦未嘗召妾夫至也寧誣詰與何以堪之而世之騷人墨客有賦餅師婦吟詠妾事者亦皆逞其才思過於形容至有句云當時夫婿輕一諾金屋貯嬌儻兩迤邐嗚呼回思爾時事出迫奪垂天之勢妾夫尚敢喘息耶今以輕一諾為妾夫罪豈不寃哉所謂有難託公者此也期仁曰若爾守義實為可嘉正須直筆以勵風俗而使之昧、無聞安得不飲恨於九原而抱痛於百世哉期仁不敏濫以文辭稱當為子表而出之但恐相傳已久膠於見聞一旦釐正不免人疑願得子姓害似補史氏之缺可乎少年慨然不樂曰若顯余姓名人間則負愧愈無盡矣非所願也期仁曰然則如之何少年曰乞必前所云者辨正足矣期仁復問曰史稱寧主明炳然沈隱哀諸嗣號稱美焉乃亦為是不道耶少年曰此自其常態尚足怪乎然在當時諸生中最為讀書為文雖其負特恩寵擇於自見然見余批歸以札自待終不



忍犯其他宗室所為猶不足道若吸王進膳不設凡案令諸妓
各捧一器品嘗之申王過吟不向火賓兩手於妓懷中須臾
閒易數人薛王則刻木為美人衣之青衣夜宴則設以執燭女
樂紛紜歌舞雜遝其燭又特異客欲作狂輒暗如添軍再復明
不知其何術也如此之類難以悉舉無非窮極奢淫滅業禮法
設若隨其爭中寧復得出則王之賢又不可不知也酒醒夫婦
各贈一詩其夫詩曰

少年十五十六時隱身下泥屠敗兒乍可無營坐晦跡不說
有學行求知四時活計看爐鑿八節歡情對酒忘愁猶旋酒
光滴乳白麵新和軟截脂大堪納吉圖適管小可充盤固聖
棋火中幻出不虧供素手纖纖上擎日月漢賢逃難親曾賣
海濱自結今我和光還自搗室中萊婦知同調念下需仰
敦高即自從結髮共糟糠長結聚案供撒歡怡正沉穠真難
保布衣刑鉞有人前樂昌明鏡一朝分奉情寸腸中夜絕內



家非是少明眸外舍寒微豈好秘宋列傳中太官寺簿人
人怒曰何舍寒微豈好秘而觀之皇太后以弟薛平常
不觀台則曰外舍之寒微豈好秘寶位鴻圖既云讓柳安甯
質底須與貧賤只知操井臼凡庸未解事王侯去何俄然得
再合履流信矣可重收願揮董筆祛疑感聊為陳人洗愧羞

其妻詩曰

妾家閨閣本尋常如屋衡門環堵墻辛勤未暇事粧飾婉婉
 惟知佩禮意前年嫁得東隣子博學多才貫經史致身弗願
 取功名鸞餅爭其混閭里朝上日出肆門開章子高僧維
 來得錢即已隨閑戶促席相看同舉杯何期忽作韓渠別見
 水陸盡心已訣紅蓮到處難行白壁歸來完不缺當代
 華父已亡貞魂萬古抱悲傷頌公一掃荒唐論為傳梁鴻與
 孟光

期仁玩之再四收拾囊中少年即命蒼頭道客東聽就榻斯須
 遠寺鐘敲近村雞鳴曙已喜微風光曉曉山曉人復見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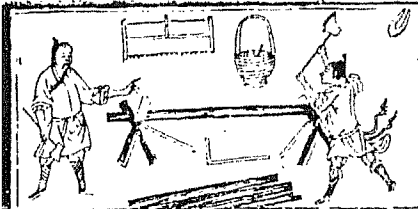
脩禪師結庵於馬山，露以猶溫，馬院草以未休，四顧冥然，無所觀乃以詩呈之。公皆加賞異，以為真得禪師命刻之郡東，以求其傳。期仁果以文孝陞至監，死八十九而終，遂符遠大之說。湯公後守吉安，廢為人道，其詳如此云。

聽經後記

廬陵之舊邑吉水有東山焉，松盤百里，作鎮一方，秀麗清奇，望之如畫。後唐吳成間有脩禪師者，結草庵于山絕之處，樹木蒙密，路徑崎嶇，曠歲彌年，人跡罕至。惟樵夫深入時見師坐松下，輒有群鳥衛果集于師前，一上取食，上訖飛去。樵夫間以語人好事者，相率造庵訪之。師方解腰扑握，暖足來。○扑握蓋兔也。伊凡衛珠，黃山谷詩：『野兔也。』衆異之，競為除地，集材建大蘭若，與工之。始師召匠戒之曰：『彼手作人，必飲酒食肉。此處山神利害，不可輕犯。如何？』匠齊應曰：『請斷葷酒，以從聖師。』許之。經月餘，匠忽思肉不可忍，因下山數日，復來正斲，前間兩虎踰垣而入。



立匠者前左右視作啼吼敲其入驚怖師曰必汝狂惑實爲
宜吾當遣去也匠者解腰間布囊付師曰道過醪橋市中買熟
牛肉一塊帶來作下飯無他也師曰是矣因截作二段喂虎撫
其背曰山子且去豈記虎隱人愈敬之由是金帛之施川匯河
輸陳字粧嚴不日而就脫落成師說法以報檀施講演妙義諸
天雨花俄而堂下分出五井皆滿貯米麵油鹽菜取以飯衆不
欠不餘師曰此五方龍王獻供以濟匱乏可名此山曰龍濟寺
曰清涼今四井已湮惟一尚在師庵前喬木千章蔽翳雲日樹
下盤石坦平師每攝之誦經日以爲常有老猿棲樹間潛隱且
窺師熟一日師偶出塚下著袈裟取經石上閱之師還望見猿
狼踉走去師不問亦不以告諸僧頃心識之曰此已解悟矣明
日果有峽州袁秀才來謁師知之請入相見綈衣玄巾風到外
野叙禮竟曰師曰姓袁字文順峽中人也族大以善不樂仕
進獨遊自志功名冰官輩下明宗胡人袁某昏惑賢士良不莫



得而進歸數年竟無別就者知已者薦為端州巡官念孺
惡土實不願行彼又勸之曰子寒困如此尚暇擇地哉不得已
挈家抵任未踰年妻妾子女盡盡憔悴一身遽不復任往來江
湖間惟尋山望水謝撥上於名場閑道茶禪談空上於釋部側
聞尊宿建大法幢不憚遠來求依伴社贊眉慶頤固非嗜酒之
癖明舉手敲推顛顚苦吟之費為如蒙不棄夫復何求即取書
一幅呈師乃贊啓也其詞曰

竊以生一舉幻夢之身蓋由惡業熟三峽煙霞之路亦自善
緣耳雅集通凡居覆載之間悉在輪迴之內共惟龍濟山主
脩公大禪師坐下性融朗月目湛空花術術數則允過於圖
澄運神通則端逾於杯渡菩提三本本相六四樹中揚機鋒有諒於
同袍松栢推為新舊唐書代總影等觀於淨世十方瞻仰四
衆皈依如遜者天地毫毛山杯敬跡悲來抱樹誰憐淒惻其
傷弓窮則投林傳暇容於擇木無家可返有佛堪依痛哉



妻子之淪亡坐此功名之汨沒逢人舞劍素非偏賢之才過
幸題詩勸歸山之興乾旋坤轉無端造化幾沉湮表此意
春去秋來管得繁華有枯槁猶伊欲出類而拔萃除非捨妄
以端身指示迷途使入涅槃之路引登至華嚴通登般若之舟
惟願慈悲和南攝受

師覽異謂之曰絕好俊才燕過內典辱公不鄙壯觀山門第有
一事未便不敢不以相聞孫曰何事伏請見喻師曰公若頂巾
束髮在我教謂沐浴而冠遽使削髮披緇在公教謂之儒名
墨行若斯二者何以處之孫踖踖若有漸色父之乃曰但使心
向禪宗何妨俗扮顏勿以形跡見拘也倘得食已殘之菜長源
自是俗人補季子之經次律豈非道者法門廣大何所不容師
曰若公之言真所謂朝三而暮四者也遂曰何見識之深也師
曰偶然耳遂留之西館俾教行童誦鎮性識聰明文詞敏捷然
戲舞跳梁好為兒態有時踟躕床上以被蒙頭使僧提攜拜曰



此白衣觀音見身也有時笑語龍中以戲之而今廟入致敬曰
此洪山太聖監齋也寺面至今華嚴山人或納蛇鉢中謂之降
龍或縛猪壓下謂之伏虎如此者不一僧頗苦之以白于師上
笑曰故態也善視之衆遂不敢言師亦自若也然山中景物經
其題詠者甚衆多不悉錄紀其一二尤著焉

題解空寺

古塔凌空玉笏高

斜陽半壁水嘯咆

老禪掩却殘經坐

靜聽松聲沸海濤

書方丈

幾曲風琴響脂泉

亂紅飛墜佛龕前

白雲深護高僧榻

不與人間俗客眠

送僧出山

松篁侵衣履印苔

杖藜幾度此徘徊

山僧忘却山中好

去入紅塵不再來



詠鶴

遠辭華表傍禪關
雙飛帶得白雲還

別却浮丘伴漸殘
金鷄聲盡秋日晚

贈僧

一瓶一鉢一袈裟
滿身香雪壓雲花

幾卷楞嚴到處家
坐禪蒲團忘出定

布袋和尚

童子牽衣也不管
解脫無過戒定慧

放下布袋打鼾睡
夢裏只是貪食肉

毛女圖

衣綉蘭葉不須裁
娥眉曾識祖龍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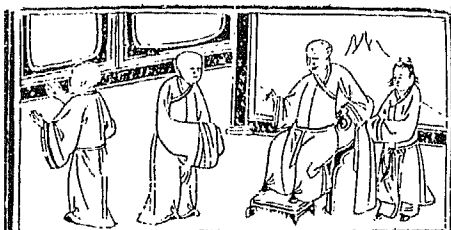
羅月秋懸空鏡開
鶴背幾隨王母去

回首同時金盃伴

瑞桃結子三回熟
苦木為薪千度癡

落葉

重泉玉匣托寒灰



萬片霜絳照日鮮
留借山中甕裡眠

飛來山下覆苔磚

爭聞不似僧堂話

方丈集蘇詩

花正開雨霽春欲回
緝鹽成雙到穿簾
作對來飛上下上下
去又還白門辭王謝
出入傍樺閑雖定長
廊清晝靜遠近
雖峯飛呢喃語地
聽腰寺好畫
蘇詩
溪梁莫係秋去春後來
亦伴山僧老

山中四景

門逕苔深客到稀
遊絲低軟逐紅飛
松梢零落飄金粉
童子枝頭曬衲衣
風敲窓竹驚僧定
鳥觸花枝墜澗香
圓奩華函看已了
綉針自補舊衣裳
清霜落木千林樹
幾點歸鴉幾杵鍾
紛上涼月狂孤松
明月漫山一片雲
十笏清宵百衲溫
名香長在夜深焚
道人愛看梅梢月
分付山童莫掩門



師一日忽升堂命侍者召袁秀才來告之曰秀才臘月三十日
到矣遜白某亦知之師即唱偈示之曰

萬法千門總是空

莫思彌月更吟風

這遭打箇蒲團斗

跳入昆盧齊海中

遜言大悟亦作二偈以答師曰

泉石煙霞水木中

皮毛雖異性靈同

勞師為說無生偈

悟到惡生始是空

萬種婆羅林大節

千般伎倆才集南

嶺今踏破三生路

有甚彈機更要參

唐王紹懿書高山有四入勝處來相訪自物集
南林大節孫文蔚石月高談劇論化為落而去

唱說端坐而化師集大眾曰此人有異汝等不可草上須要諦
現僧乃聚群細視則一偃也師始為說前事衆皆嗟異其父泰
昆之際師親摩其頂曰二百年後還汝受用至東南渡未有民
家婦懷妊將產夢偃入室而誕一男貌與偃同及長不樂婚娶
堅求出家父母從之遂入龍濟為僧名宗整其後道價高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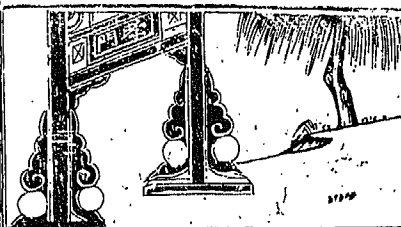


烏斯道到吉安永新令
有據隨變幻神奇不可勝述世稱爲肉身菩薩果能重脩梵宇
大轉法輪如告之螺山擬待庵永寧徧皆其所建號文靈靈林
稱爲文靈靈神公有語錄十卷文集四卷其地號說尤行四方
迄今龍濟奉爲重開山祖師已百有餘年其塔之異後人以
整生時計之正協脩公所亦神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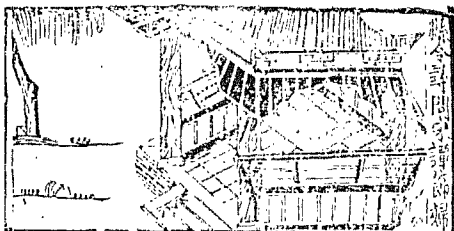
月夜彈琴記

四明烏斯道傳治君子也洪武初除言晏永新知縣到任三月
祗謁先聖于邑廨顧見殿楹礎培隱上有人形怪而問之儒士
賀仲善進曰此宋譚節婦趙氏影也元下江南此地既歸附文
丞相天祥起兵勤王復之未幾劉槃引元兵陷城中死者六
半譚氏一家亦瘡卒避難于客節婦匿太成殿亂後追及見其
年少色美欲犯之婦大罵曰吾貴宗女名家婦豈汝大氣耦哉
且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恨不縱汝肉重啖喂焉爲吾有
死而已豈耦汝大氣哉其怒弄其懷抱中一歲兒綬之而臥八

斯道謁先聖邑庠



磚之上自宋元至今磨以沙石煨以烈火愈見明瑩邑義而
祀之烏公問祠安在仲善導至其所但見鼠穿敗壁苔綉空
谷變廢迂悵其魂之已遠時殊事異慨老屋之厯存公乃嘆曰
此吾為令者之責也乃捐俸新其堂于泮池之上刻其影於碑
石之陰仍親作文刊諸廡下讀者為之毛髮森竦涕泗交頤而
節婦之名彰焉吳公之子熙字緝之猶尚風槩且精於琴見節
婦事嘖嘖歎慕作貞松操寫之絲桐一夕天空月明夜涼人靜
獨坐軒中拂琴拭徽調絃轉軫忽有美姬自外入緝之呵曰何
女子輒此來耶姬欽衽拜曰妾姓鍾名碧桃宋譚節婦侍兒
也主母貞節上席嘉之已位高仙見泣南嶽左右魏夫人所享
天上之樂矣六上以其影留下界恐人譏慢將命六下取之藏
諸洞天文昌忠孝司言影在孔子祀殿託得其所舍必取之宋
免隨以風雷驚驟宣聖使之衣服冠而坐非所以重道崇儒也
莫若留人間求為激勵其於世教甚非小補太上可之命玄



攝省下鄧都令本李地靈常加守護雷部按臨以時稽審今冥
司建議以為陰陽之道貴遠顯疑本李地靈但可外護若其親
近宜用舊人以妻幸無罪矣夙侍教言授以薄職俾敬衛焉但
用之以資援無所寄寓于宮土地祠猥廁男神甚不便當欲
乞於卽歸坐側列設一位題曰故侍兒鍾氏神主則身無所苦
復靈之解障見有知婦魚龍之混雜如蒙矜憫卽賜施行
題之許焉因問曰卽婦仙居南嶽亦頗至祠中否姬曰不來也
自傳公大君子脩葺之後整一下降是夜萬籟無聲月色如書
主母臨眺舊鄉人非物是黃塵隔水堠土積甍不勝今感華素
之盛因援琴鼓悲風一曲妾聽之凄然双淚雨落主母顧謂曰
汝尚滯滯規緣無以相慰可取紙筆來妾如言以進卽濡墨集
古句七言近体詩二十首以賜卽筆凌空而去緝之曰詩何所
在姬曰妾室之若玳瑁元本不可得縱以相付仙書祿家公亦
不能識也但可誦耳宜卽錄焉詩曰



花壓欄干春晝長

唐詩

雲飛雨散知何處

唐詩

已託鴛鴦傳怨意

唐詩

江南舊事休重省

唐詩

右一

魂歸漠漠歸泉

唐詩

自是桃花食子

唐詩

風流肯落他人後

唐詩

何事黃昏尚疑睇

唐詩

右二

寒窗獨立

唐詩

午夜漏聲催曉箭

唐詩

滿庭花雨

唐詩

香袖已輕

唐詩

清歌一曲斷君腸

唐詩

天上人間兩渺茫

唐詩

不將清瑟理霓裳

唐詩

桃葉桃根盡可傷

唐詩

却恨青娥誤少年

唐詩

只應梅蕊故依然

唐詩

哀樂猶驚逝水前

唐詩

孤燈挑盡未成眠

唐詩

城上高樓接大荒

唐詩

六街春色動初光

唐詩

此地悲風愁白楊

唐詩

人間惟有鼠拖腸

唐詩

雲想衣裳花想容

唐李白詩

功名萬世若長在

唐李太白詩

願君白日飛野馬

唐李太白詩

身無所繫雙飛翼

唐李太白詩

右四

願笑無成返薜蘿

唐李太白詩

時裝秀鬢愁花盡

唐李太白詩

挂劍障飛雲似墨

唐李太白詩

人生富貴須回首

唐李太白詩

右五

家在寒塘獨掩扉

唐李太白詩

不將脂粉澆顏色

唐李太白詩

歸時回隨鴈盤

唐李太白詩

青春已過亂離中

唐李太白詩

得復悲歡盡意忘

唐李太白詩

若爾顏色猶存

唐李太白詩

肉璧香車不再逢

唐李太白詩

半上惆悵是春過

唐李太白詩

寒亦盡衣香暖

唐李太白詩

蜀江風濤水如羅

唐李太白詩

世事無幾奈何

唐李太白詩

高情雅量世間稀

唐李太白詩

惟恨絳衣素衣

唐李太白詩

離魂潛逐杜鵑飛

唐李太白詩



東風吹淚對花落

鼓吹詩

惆悵朱顏不復歸

鼓吹詩

右六

有時顛倒著衣裳

唐杜工部詩

萬轉千回瀨下床

唐崔葛

艷骨已成蘭麝土

鼓吹詩

蓬門永識綺羅香

鼓吹詩

漢朝冠蓋皆墜墓

三唐

魏國山河千夕陽

鼓吹詩

滿眼波濤終古事

鼓吹詩

離人到此倍堪傷

鼓吹詩

右七

一寸相思一寸灰

鼓吹詩

且將國扇襲緋絢

唐李王

月明古寺客初到

鼓吹詩

風靜寒塘花正開

鼓吹詩

綠水青山娥似舊

鼓吹詩

紅顏白髮迥相催

鼓吹詩

無情不似多情苦

鼓吹詩

肯信愁腸日九迴

鼓吹詩

右八

形容變盡語音存

鼓吹詩

地裏難移自古魂

鼓吹詩

閑結柳條思遠道

鼓吹詩

欲書低葉寄朝暉

鼓吹詩



拓辭向夜見

牋殘夜月人何在蘇軾詩

詞難先音韻其文蘇軾詩

今日獨經歌舞三朝詩

銷上霜月令侵門三朝詩

右元

風火年上郭景龍三朝詩

每回上首即長蘇軾詩

明眸皓齒今何在蘇軾詩

異服殊音不可親蘇軾詩

幾樹好花開白豔蘇軾詩

數株殘柳未勝春蘇軾詩

狂風落盡深紅色蘇軾詩

水遶山長愁殺人蘇軾詩

右十

絃管遙聽一半悲蘇軾詩

羅衾滴盡淚應脂蘇軾詩

鳥啼花落人何在蘇軾詩

節去蜂愁蝶未如蘇軾詩

鵬上承應一日三朝詩

雪殘鳩鵲亦多時蘇軾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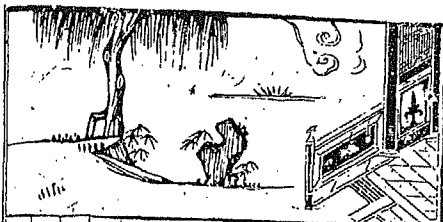
綠雲散盡金釵墜蘇軾詩

獨立蒼苔自諫詩蘇軾詩

右十一

煙郊四望文陽隱蘇軾詩

世路下戈情勢分蘇軾詩



內屋金屏生色畫

唐詩李賀詩

垂殿所歷合秋雨

宋元詩

舊業已隨征戰盡

唐詩

右十二

愁心一倍長離憂

三詩李賀詩

兩葉香魂弔舊客

唐詩李賀詩

山中老宿依然在

東坡詩

明月易低人易散

東坡詩

右十三

樂園寺寄許南城

唐詩

瓊樓瑩月春如昨

唐詩

佳士悠上增清歡

唐詩

豈知一夕承歡宴

唐詩

右十四

粉霞紅綬藕絲裙

唐詩

銅雀荒涼鎖暮雲

唐詩

獨留青冢何黃昏

唐詩

到裏明知是暗投

唐詩

夜深燈火上焚樓

唐詩

檻外長江空自流

唐詩

寒鴉飛盡水悠悠

唐詩

登高望遠自傷情

唐詩

水簾銀床夢不成

唐詩

清愁萬上帶餘醒

唐詩

腸斷綠荷風雨聲

唐詩



芙蓉池內飲心

漁父詞

歌管樓臺

山川

十年別恨

幾許幽情

回首舊時

寒窗帶得

右十五

一見清明

每驚時節

風塵在昔

人物蕭條

荒墟暗澹

野花黃蝶

玉環飛燕

只有義王

右十六

斜陽草似

野塘晴暖

侍臣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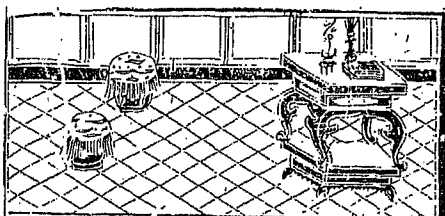
欲賦慙非

絃管已成

雁雁空信

情知到處

莫遣黃金



右十七

落之疎星滿太清

唐詩

寒江近方漫流聲

唐詩

長疑好事是虛事

唐詩

道是無情還有情

唐詩

且盡醪醕消積恨

唐詩

休將文字占時名

唐詩

秋來見月多歸思

唐詩

斜倚薰籠坐到明

唐詩

右十八

繞門清磴絕塵埃

唐詩

白石蒼苔半綠苔

唐詩

酒力漸消風力軟

唐詩

桃花淨盡菜花開

唐詩

一泓海水杯中瀉

唐詩

萬里銘旌死後來

唐詩

世上英雄本無主

唐詩

爭教紅粉不成灰

唐詩

右十九

門前不改舊山河

唐詩

蓮渚愁紅蕩碧波

唐詩

陸華飄花難再得

唐詩

浮雲流水竟如何

唐詩

西苑秋寒欲

唐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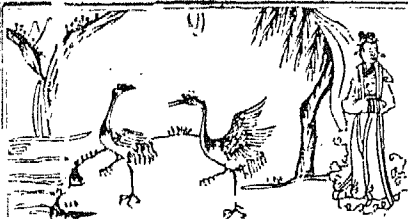
鴻雁不來風雨多

唐詩

右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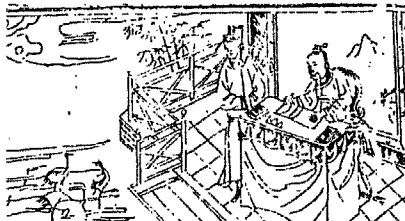
錄既畢仍指各句之下使細註出其書并作者名氏緝之奇之
因曰節婦仙居既已聞命其舅姑夫乎抑又何如姬曰天醫傳
以玄洲不死之膏賜以完形復蘇之符一問百口往梯仙國矣
曰何謂梯仙姬曰凡初得道者皆遠行然後漸訂品位猶
登梯然故曰梯仙緝之又曰尔何不階往姬曰緣妾前世為女
醫誤投人藥致損貴胎以故再世暫為女身以償坐此少緩尚
聞兩壺緝之曰然則汝亦良家子乎姬曰妾幼時父母以貧故
鬻于趙氏趙故宋宗室也售妾以贖其女上即節婦與妾年相
若蒙其憐愛視猶骨肉又婦譚氏妾從行為時譚方門庭鼎沸
珪組蟬聯得隱紡茨蓉極一時之富貴硯寒金井水灑萬斛之
珠璣所見所聞固非礼義若長若幼皆擅才華主母之怒月資
然不出閨房雅善歌詞乃工筆札每有吟詠錄似夫君一覽之



餘輒焚其藁蓋以非婦人事不欲使人知也我主母

失此風

成風流周尚文章水湧倒三峽之詞原議論風生驚四庭之雄辯妾侍左右飽聞訓言雖在賤微頗習詩禮不幸宋錄既訖元運方艱章昧英雄起空憐文相之勤王江山雲霧昏可恨劉縯之賣國我主母縈身就死而婢子忍恥偷生顛沛流離竄伏林莽主恩難報徒懷結草之心文質易殂竟作翳桑之鬼物情惡表歌誰招碧玉喬知之之遊魂吾道屬難誰倚蘇軾珠石崇之弱骨萬言莫盡大略若斯不取久番幽明異路遂去明日緝之曰諸父烏公以為詩雖奇妙而怪誕不經不許越兩月一夕緝之被酒不能寢起出軒前縱步危天香於丹桂翫月影於素娥已而前婢又進拜上言曰妾向所求幸蒙允諾意公仁者久義勇為而則耳踰時未聞施設君子有成人之美何憚而不果乎緝之謂曰吾父弗汝信奈何可取當歸無人知者一兩言蘇軾我曰之家君庶幾蘇軾就也婢曰記汝父相也矣蘇軾



鍾女復至見主君寫詩

七大姓皆在勅三

主君與東門張御帶

復日人皆相慶獨主母有憂色告主君曰城雖云役我馬公再
來城中之人定傳毒水我大端生死未可知萬一不幸惟死而
已誓不辱也主君姑為好言以解之主母不以謂然主君又奉
司馬溫公語曰天若祐宋必無此事王母搢首長歎歎聲取衣
襟題詩十首于其上亦古語也

高樓雲鬢當橫粧

唐杜鵑詩

嫁來長在舅姑傍

出唐詩

學畫繡紅冬自傷

詩既宋

右

健兒整玉搔頭

出唐詩

百感中來不自知

唐杜牧

富貴幾筆何處在

出詩既

夕陽西下水東流

李賀詩

右二

夫子紅顏我少年

出唐詩

嫁來不省出門首

出詩既

于今叱咤長街裏

唐詩

萬古知心只若天

詩既宋



右三

殘粧滿面淚闌干

出鼓吹

鬢亂釵橫特地寒

宋王介甫詩

不見玉顏空死處

陳天長

故園東望路漫漫

上二詩

右四

潮生滄海野棠春

三蘇詩

綢繆散漫玉委蛇

出唐晉書

青血化為原上草

宋馬子才詩

人生莫作婦人身

唐白居易詩

右五

百年世事不勝悲

唐杜工部詩

大厦元非一木枝

宋王禹偁詩

慷慨西風淚橫臆

出詩說

此心惟有老天知

出詩說

右六

血迸金鎗卧鐵衣

出鼓吹

江山猶是昔人非

出詩說

舊時玉樹陰前燕

唐劉禹錫詩

更於誰家門戶飛

出唐晉書

右七

不見入煙空見花

二詩詩

煙苑寒來月鏡

唐七律

之莊而駭致祭畢

人生自古誰無死

莫愁春風惡

右八

側垂高髻挿金鈿

閑過春風六十年

今日亂離俱是夢

英雄撫劍視嬋娟

右九

起看天地色

塵夢那知鶴夢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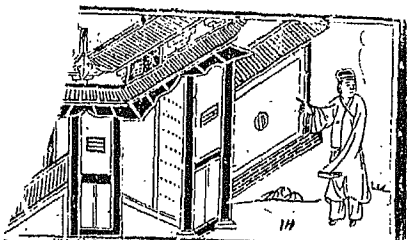
血汗時時凝

新墳空葬舊衣裳

右十

主君讀之曰若然吾何恨也而主母又指所抱兒曰我則死矣
如此何主君曰吾固知之付之造物因以一金錢與之項上弄
之曰若遇兒人現以此買命也遂相視泣下沾襟後遇害日金
錢不知所在
讀成錢影一枚即兒傍第觀者不諦視故不
知也詩亦惜妻也德耳若此二事皆世所未知者
父為公問志解存命騎往文屬取冰恍轉下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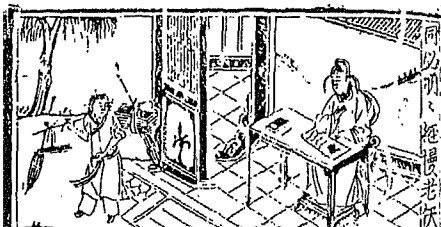


之傍一錢進死上然在衆始驚愕公乃茹言題一主
神座側畔緝之又以酒散祭之其夕姬來謝曰感君
祭儀無以為報公平生好琴但廣陵散一曲世久失傳
主君尚憶之耳願以相授乃出其譜於袖中付緝之曰
公善自愛妾不復來矣倏然而去由是彈琴大進徐步
所曰新秘此曲弗以傳人緝之死譜亦竟絕焉

何思明遊鄆郡錄

何思明太末人號爛柯樵者通五經猶專於易以性孝有任酷
不喜老佛間遇其徒於道輒斥之曰四民之中雖不為士為農
為上商豈不可也何至為是哉著學論三篇每篇反復數千言
推明天理辨新異歸匡正入心扶植世教其上篇略曰先儒謂
天即理也以其形跡而言謂之天以其主宰而言謂之帝上即
大上即帝非蒼上之上別有一人宮居室奧常冕垂纓若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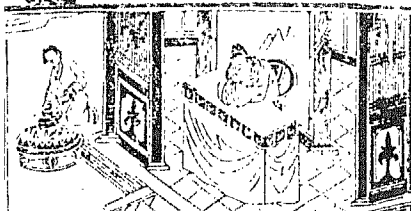
此也又有所謂三天天三才



同以明之極慢老欲
 天三帝九帝十方諸神之多而帝之衆耶由是言逆天求
 免如蚩尤之形帝未免有割劇之事矣其者尊漢張道陵為天
 師天豈有師乎以宋林氏女為天妃天果有妃乎蓋天者理
 之所後出聖入法天道陵後聖亦人鬼耳使天而師之是天乃
 道陵之不若也林氏女既死特遊魂耳使天而妃之是天猶情慾
 之未忘也烏得為天哉彼以道陵天師也不敢遽指為帝而加
 以師稱所以尊夫不知無是理適所以慢天彼以林氏天女也
 不敢脩以為地而蒙以妃號所以敬天不知為是說乃所以誣
 天也誣天慢天罪不容誅矣又謂世之人徒知在天之天故見
 日月星辰之光風雨霜露之顯吉与凶天之為也禍与福天之
 降也是則然矣然不知有已之天為已之天即天之天是故丹
 雉煌上天之君也靈臺湛上天之帝也三綱五常炳煥昭昭非
 日月星辰之光乎礼樂法度明白正大非風雨霜露之發乎則
 之君与天之君矣則凶也禍也必以類而後天之帝与已之帝



合則吉也。福也。亦以類而至。達者信之。愚者情為真。頑之徒。謂天為不聞。造惡自若。然心之天。則固聞矣。僥倖之徒。謂天不可誼。陰祀是務。然心之帝。已斥之矣。庸昧之輩。謂帝為可罔。矯誣是為。尋常昧昧也。而指天曰。此可恃乎。黃虫上也。而怨天曰。此罔知。每夕焚香。不可告者多矣。終年素食。知而祀者。屢焉其特論言。近指遠類。如此。至正丁酉正月初六日。偶得疾。數日如恙。諸生從俗私為之禱。思明知之。訓之曰。賢輩雖曰讀書。而燭理未徹。鬼神豈可以酒肉私人。命豈可以紙錢買吾。誰欺上天乎。是夜卒。独心下稍暖。不敢欺諸生。環守之。凡七晝夜。竟綿動。候之。鼻中氣動。上出急。搗姜汁灌之。良久。眼開。天明。而呼吸續矣。十日始能言。乃召弟子告曰。二教之大。鬼神之著。其至矣。吾嘗吾。瞬見過。數老釋。今致刑。官獄。祿哉。不能生。小子識之。門人請其詳。思明曰。子不語怪。固然。亦不可不使汝曹知。果執之不。也。始吾病。筆時。此為。前。之。已。變。為。人。之。青。衣。黃。巾。



紅林續撰余曰君命召詩余問誰召其人曰內臺余曰何
梗何由可去且無知已在臺其人曰鄴都內臺也余曰吾儕
不知所謂鄴都內臺其人志疑余袋中藏類編苦結細繩為之
余坐袋內兩人持之行街頭如飛時常指指袋袋上有鼓既
文入空濠中砌上階上四無碑岸波濤洶湧腥風襲人黃巾挈
囊如獲平地余亦不覺有所苦也又半日方有路始出余袋中
押過一所若把截守者高鼻傑目拳髮胡僧迎回上人問黃
巾曰何篆對曰朱篆又有二皂衣引一男子三婦人來守者又
問何篆皂衣曰黑等守者曰不可不仔細請觀之各出一牌長
可寸半闊可寸許一朱字一墨字皆不可識守者曰是矣放入
所黃巾皆余遵左廊而行彼則循右廊而去余因問曰此為何
所曰鄴都第一關也余方悟已死復問其所持牌何有朱墨之
異曰冥司道人整至而復出者則以朱永不出者則以墨余不
覺失聲曰然則我當復生也黃巾曰雖當復生亦甚費周折余



見其頗有相養之意因跪之曰某此行全賴二公作成黃巾曰
 自有王者我何能為乃行數里入鐵圍城城門守者問如前印加
 切俄抵臺府黃巾曰公雖無重罪然陰道尚嚴不比凡世解案
 縛余頭繫以入先過冠服司主者令余去衣巾曰送寄有房收
 余短衣囚首帶索而行及儀門黃巾先去頃間引五六人出
 執余以入跪此下臺尊服章如王者侍衛甚多問余曰爾非獨
 州儒士何思明乎余曰是也臺尊曰所貴乎儒者上窺鴻蒙中
 法聖智下窮物理闢乾闥坤造眇詣微陶治精醇靈籙元化究
 無中有象之竊妙陰陽動靜之根淵默澄凝以為卦象含變化
 以為用出入無方會三於一夫是之謂儒而鬼神莫能窺之矣
 今爾偏執已見造作文詞謗毀仙真譏訕道佛天至大以階毀
 此之一至尊以割播戲之妄論天師之號妄辨天妃之稱其罪
 大矣且儒書中言天者不一若春秋書天王詩稱昊天之子吳
 天其子詩曰若爾論天此無師與妃又安得有王有妹有子者

思明病卒心後未幾



平爾之幸謹拘而不通隔而有境前局於一器而則服於一隅不通則固隔有礙則斷時真陰陽之變之士胡可冒儒者之名乎命取何姓鍾來於余姓名下以朱筆抹之復寫註之畢省諭曰爾本合為六品官出入華要由爾弗信仙佛誣罔鬼神特降為七品余頓首謝且請改過臺尊曰此人面承腹誹退有後言可令閹獄折服其心數卒持余下侍黃巾領去黃業司中有寶塔一座僧立塔傍香燭幡幢燐羅列黃巾再拜余亦拜僧開塔取一大珠以金盤承之黃巾以双手擎捧前行余隨之皆幽暗境也余問僧誰乎曰導冥和尚也又問珠何為曰地藏王菩薩願珠也獄中業上深重願珠光照破不爾則鬼王於暗中食人心肝不得出矣於是首造一獄曰勘治不義之獄以磚砌一長槽滿堆炭火上焰燁上然紅罽罪人跪槽邊出火中鐵條大如指刺入人眼連十餘貫而吊之如懸鰓魚黃巾曰以罵子在世不能恭友兄弟視如秦越輕滅大倫惟重財利受此報



害肉膏鍋中煎之以啖餓鬼啖盡又割至餘筋骨而後已少爲
 業風一吹肢體如故又有鐵蛇銅大咋入血髓吐苦之聲動地
 皆入間濟要之官而招權納賂欺世盜名或於任所賜爲鷹犬
 而陰受苞苴或於鄉里恃其官勢而分付公事凡嘲人利己之
 徒皆在其內亦有一二與忠明相識者觀畢回省諸司納珠還
 僧赴臺復命臺尊又賜訓曰今當改過毋作昔非若更不悛罪
 在不赦乃敕黃巾送婦方得去索散行往冠服司取衣服黃巾
 曰公此相侯吾二人去領符來相送食頃至曰今取捷徑不由
 舊路美遂同行出數關中一關新創扁曰蟬蛻把關者知余儒
 者俾作蟬蛻關銘余請命名之義彼曰凡鬼受生人間者悉從
 此出然米久復生猶蟬蛻朝生夕死然余承命撰數語以辭之
 銘曰

有學者閩鎮寧也也有赫其威把關吏也名之蟬蛻精取義
 也凡要有生自茲逝也去未踰時旋復至也何殊此金一月

恩明赴覆知縣任終



斃也南關澤提光陰易也幢上往來爲少憇也請視斯名悟
厥警也六道四生早出離也逍遙無方諂叨利也幸爲天人
閑可廢也敬聽余銘發弘誓也咨尔此靈守勿替也
把闕者喜便放余行至二更行抵家正見身卧地上燈照頭邊
妻子門人悲啼痛哭黃巾猛一推余不意跌入屍內恍然而悟
矣其後恩明果終知縣所至以清慎自將並無瑕玷號稱廉潔
蓋有所徵云

兩川都轉院志

京口吉復卿唐吉溫之後宋建炎間有諱陳者補閩之金壇尉
遂尔家爲子孫世爲金壇人以貴雄鄉邑人呼吉半州家後卿
生有異質一目重瞳与毗陵富室趙得夫妻彦益爲友交莫逆
復卿氣豪勇於義戰三人嘗挾重寶游閩浙間時武林妓勝秋
娘陶玉蕭擅声乐賴得夫彦益与叱咤厚役卿愛勸止之往來
自若墜二載愛素一空於是言還再治裝而出買笑還頭



復卿與趙善三交會不吝又舉聲笑二人私議恐唯業載以適武林門戶老小皆不顧復卿患之百喻莫能入聞置酒與別席間苦口規諫曰吾與子既為深交安可絀默藥石之箴朋友之責縱人微言輕弗能感悟二公獨不為事子計乎則律應之曰兄言是再輩知所警矣復卿寓福州生理如意待辦三秋總方返棹比過錢塘首訪二子遇之於途憔悴其形體其服幾不似識握手道左不仕希鹽復卿即拉詣舟中易以美衣飲以醇酎慰勞再三情禮交至二人泣數行下曰余惟不用兄言故至於此然悔無及矣所恨煙花潑賤乃大無情吾二人萬金之貲因渠破蕩昨過其門如不相識麾叱使去恨為已蓋必殺之而後已復卿解之曰二公平生遨遊花街柳陌中豈不知彼門庭如此尚奚怨為人命至重切不可輕丹惡念但早收拾回棹若要本錢此間一上應付古人謂朋友有通財之義若只斟杯酒逐席嬉戲醉不相卹患難不相顧大氣將不食其肉尚可謂之人哉於是



各以二萬假之二人輩所得又復過妓者之家妓見其衣巾整飾顏色光華頗以為訝歎待如舊復卿促之回二人給曰客囊收拾少候數時萬一有幹宜在先發復卿曰嘻是何言歟我若一去子必不能動身便一兩月亦須等候豈敢相拋耶夫何產益遇疾則于妓家得夫日往扶持亦染其證未浹旬相繼殞沒復卿往哭盡哀縗衣漆棺殮皆如礼仍刺羊醢酒設祭歎曰殞於靈隱寺僧舍比開舟又携酒散往奠賦詩悼之詩曰

生死交情不敢虧

一不重奠淚雙垂

遊魂好共故人去

莫向東風怨子規

人間急景似飛梭

枉費黃金鑄真珠

斷雨殘雲休更念

相携蓮座礼弥陀

秋月春花開妓館

清風明月寄僧房

欲知人世傷心事

暉是南柯夢一場

名花兩朵色偏嬌

惆悵看花零落後

絕以章臺楊柳樹

別人手裏弄長條

泉路茫茫隔死生

江村贏得浪遊名

鄰家怕聽更無聲

復鄉三天歌武陵勾欄



斷盡人腸是此聲。舞臺月。肯休。繁華不為少年留。

早知白骨無埋處。惜取黃金換土丘。古公首。

將軍解纜抵家月餘即走毗陵省其妻子告以物故之由述其
殞殮之悉又出四萬緡付二家責其族人為之經紀使不失所
蕪荊之曰賢夫骨殖待區區過杭必當取回貴鄉求福地安葬
勿慮也已而復鄉異質還兩所獲利十倍躬往靈隱寺自磨殮
以小木函貯之帶回無錫山中買池以足百需所出皆自復鄉
并召僧建水陸齋三晝夜以薦冥福清風高誼傳播二湖間俄
值元末喪亂人咸洶復鄉無以為計默坐于家忽行夫彥益
聯袂而來吉公忘其死也欣然相接彥益曰公撫居深念以有
重憂復鄉告以故兩人同應曰無妨吾已請命上天令率陰靈
衛公宅眷言訖隱形方悟其死自祈復鄉之寧雖出之兵戈中
鮮遇驚恐安然如平時至哉或已酉壽八十一無疾而終又二
年壬子同縣徐建寅為四川參議永於山中見旌旗河馬拱其

楚姜復鄉孤舟還



百餘里。意謂是上司官員之道傍俟其過。至則復鄉也。類
徐曰。聞爾。松此邑。欲一見。便下馬。叙話。問鄉曲。及其家。
甚詳。徐於復鄉。為通家子。因再拜。問曰。姻文謝世以來。已。矣。
夫何得。若是。復鄉云。上帝以余薄有陰陽。命為陽川都轄院主。
者。職事尊重。全蜀土地。杜公及不入。祀典。神祇。悉聽。節制。前村。
古字。善所治也。部下判官。四。今尚缺。二。負已。奏。徐。得。夫。者。益。矣。
早晚。將。至。子。當。為。吾。脩。并。廟。親。至。當。為。國。福。祐。生。靈。况。爾。少。年。
乍。到。官。守。匪。吾。陰。相。曷。至。數。名。徐。拱手。請。教。吉。公。曰。庶。怨。兩。字。
符。也。惟。庶。可以。律。身。惟。恕。可以。近。民。庶。則。心。有。養。恕。則。民。易。視。
民。親。化。行。能。專。必。矣。言。訖。策。馬。去。其。疾。如。飛。徐。惘。然。前。至。村。落。
果。有。故。祠。一。所。峙。于。上。水。詢。之。鄉。老。曰。此。都。轄。相。公。廟。也。多。年。
頽。圯。近。間。稍。有。人。見。焉。遂。復。出。入。其中。頗。覺。靈。驗。老。夫。輩。
疑。新。其。棟。宇。尚。未。與。公。紛。蘭。之。身。告。以。見。復。鄉。事。即。勸。
無。功。打。鼓。專。致。謝。更。知。忠。孝。其。義。而。完。仍。揚。舊。額。復。鄉。



像于堂中皆得夫產無干由

走夔州求太平感南

文刻碑亭公事請由是感大振利澤昭彰遠近之民水
疫禱輒立應後徐任滿便道適家訪禱鄉二子元禮元信者及
茲事元禮曰余兄弟同夢二人言家尊公謬舉為兩川都轉院
判官來日起程敬詣拜別近有至自毗陵者能言其家亦得喜
如此豈冥曉所謂公聞公所說則悟先子之為神而於二君亦
可謂主死而骨肉者也明年徐再任往謁于廟則丹碧煥然
時有羅牲牢酒楮幣日無虛處村家戶戶祝追念神迹
顯著香火不絕云

鹿中抱琴自操



新增全相剪燈餘話大全

廣西左右政使廬陵李昌祺編

翰林院庶吉士文江劉子欽訂定

上沅縣知縣盱江張光啓校刊

建陽縣縣丞何景泰同校綉行

連理樹記

上官守愚者楊州江都人為李章閣授經即時居順天館東與
國史檢討賈蘆中為隣賈柯敬仲友也工詩善畫家藏古琴三
張曰瓊瑤音環珮音蓬萊音皆敬仲所鑒定守愚亦雅好吟詠
兼嗜綠綺與賈交游特琴每休暇過從詩酒琴棋從容竟日賈
無嗣止三女嘗曰吾三女可比三琴遂取琴名七女為守愚子
粹甚清俊聰敏生時人送舊文粹一部故小字粹奴年十歲因
遣就賈學賈夫婦愛之如子三女亦視之猶兄弟呼為粹舍
與其幼女遂兼同讀書粹畫深相愛重賈妻感之曰使蓬萊他



上卷已見愚推子欲買日得婿如粹舍足矣歸後告守愚曰吾意正然遣媒言議各已許諾粹二人亦私喜不勝不期賈忽罷歸姻事竟弗諧後三年守愚出為福州治中始至號居民舍得接三楹而對街一樓道清雅問之乃賈氏宅也守愚即日往訪則瓊瑤環珮已適入雖蓬萊在室亦許婚林氏矣粹聞之怏怏殊甚逢萊雖為父母許他姓然亦非其意也知粹至欲一會而未由彼此時上疑立樓欄相視不能發語逢萊一日以白練怕畏象棋子擲粹上按視之上盡緋桃題一詩曰

朱砂顏色辦重臺 曾是初晨舊看來 只好天台雲裏種 莫教移近俗人栽

粹識其意然靜而思之披業已定矣莫如之何亦畫梅花一枝寫詩以復詩曰

玉藥含春極素羅 歲華心事諒無他 縱令肯作仙郎夢 其奈孤山處士何



賈女與粹舍同讀
用絲繩繫琴診三枚墜之

說知其謂已訂盟林氏裏清不白惟悶而乞米踰時值三元節閨俗放燈甚盛男女縱觀粹察賈氏宅養必佳乃潛伺于其門更深人靜果有女夫舁轎數乘而前蓬萊與丹三四輩上轎婢妾追隨相續不絕粹尾其後過十餘街度不得見乃行吟轎傍詩曰

天遣香街靜處逢
銀燈影裏見鸞鴻
綠輿亦似蓬山隔
鸞自西飛鶴自東

蓬萊知其粹也欲呼與語訴其所懷而從者紛紛不敢答口亦於轎中微吟詩曰

莫向梅花怨薄情
梅花肯負歲寒盟
調羹欲問真消息
已許風流送廣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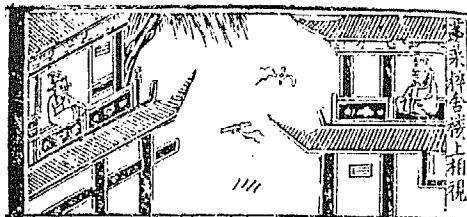
粹聽之知其答已梅花之作不充感歎歸坐樓中念蓬萊之意雖堅而林氏之聘終不可改乃賦鳳分飛曲以寄之曰



梧桐凝露鮮鵲起，五色琅玕夜新洗。嬌翻啼曉擬並棲，
九苞文彩如霞綺。驚飛忽作丹山別，弄玉蕭聲然鳴咽。
咫尺秦臺隔弱流，瑣窓繡戶空明月。颺飛掃羣儀朝防，
可憐相望不相將。下謫靈臺伴凡鳥，不如交頸兩臂蒼。
詩成無便寄，去忽賈遣婢送。為子一盤來，粹詭曰：往在都下，与
蓬萊同享有書數冊未取，以此帖呈之。俾早送見，还也。婢不悟，
是詩持去，遂与蓬萊讀之。垂泣曰：嗟乎！即尚不余諒也。乃作龍
綢合曲答之，示終身相從之意。寓以魚箋，寢寢其古文真室中。付
婢綵荷曰：粹舍取，舊所讀詩，此是也。汝持去，还之。婢送粹所揭
之中，箋烟然知必詩也。題曰：龍綢合曲也。曲曰：

龍綢埋沒微間久，巨靈書衛鬼夜守。蛟螭藏醜走精光，橫
天氣射斗冲玄雲。發金鑄至宝，稀世有奇姿。燦入声撼牖，驚
膏潤銑鳳刻首龍。綢涅新離旁，靜垂流電。森來霜影金，
刃拂銀。麗景團金宝珠，世有奇姿。燦入声撼牖，驚膏潤銑鳳刻首龍。

事未解舍榜上相視



豈紫烟爐上明瑤璫星雪中台事豈常途巡翼敢佳一去隨
恥注龍初鑿是龍精瑩如鵬星抵清水雄作萬里別鷗機千
古情豈離埃馬何日可復并會當遼風雷相尋入延平絳
鈎狂沫必泯然貴重匪我匹我已久卧潭水雲一雙隨憐兩
地分度山仍越聲苦辛不可言天遣雷煥兒佩之大澤漬鎔
然一曜同駿奔駭浪驚濤白晝昏始知神物自有耦千秋萬
歲青離紫

粹讀之曰清才雅句無如女子羨慕之氣宛然李青蓮之韻
度也是直尋常庸碌者之如故俄而閩中大疫蓬萊所議林生
竟死賈夫婦知將末婚乃遣人報守愚求終好守愚欣躍從之
六礼既備親迎有期花燭之夜粹與蓬萊相見不啻若仙降也
因各賦詩一首以志喜時至正十九年己亥二月八日也粹舍
詩曰

海棠開處燕來時
折得東風第一枝
鴛枕且酬交頸願
餘詩卷全三卷



魚袋寶賦斷腸詞 挑花樂帕春先透
不用同心雙結帶 新人元是舊相知

御葉蛾黃盡未遲

蓬萊詩曰

與君相見即相憐 有分終須到底圓

舊女婿為新女婿

惡因緣化好姻緣 秋波淺日銀燈下

春筍纖纖玉鏡前

天墮赤繩先繫足 從今喚作並頭蓮

蓬萊自入上官之所孝事舅姑恭順夫子一家內外不稱賢

暇則與粹唱和詩詞娛情琴書平生所作編成一集粹題之曰

如雪堂直為序於首蘭詩與序多不錄姑載一二以傳好事者

聞然

露顆珠團上 冰肌玉釧寒 杏梁棲雙燕 菱鏡掩孤鶯

殘樹枯黃遍 圓荷溫翠乾 綉奩生色盡 愁下帶愁看

白雲詞二首

落盡紅桐快捉紅 幾絲輕颺挑花風 緩歌白下春生曉



嬌音弄韻繞簾籠
梁塵飛墮雲疑空
秋波回日蛾掃
餘散悠揚歌還在
歌當細聽杯當再
綠鬢朱顏能久待

其二

臂如蒼玉觸鳴璫
踰躐錦袖紅池衣
迴風激靈當世搖
縱身按節疾如飛
香羅蒙上髮垂墜
玳筵夜靜紗燈晦
絞綃溫溫麝脂

表曉曲

芳池水影薄
曲檻烏芳橋
密鏡紅綿冷
纖眉翠黛銷
泊容舒嫩
幽思結柔條
纖指收花露
輕將雪粉調

秋夜曲

幽蘭露華重
羅枕涼風動
水匣掩香絃
繡衾誰與共
螢影度疎簾
獸氈蒙上煙
銀缸芳燄滅
自脫翠花鈿

詠蝶

薄翅輕粉
新衣染媚黃
風流誰得似
兩上宿花房

通美彼盜命埋故夫



謝大姊惠鞋

運妝娟上遠寄將

綉羅猶帶指尖香

宮堂著上無行處

獨立花陰看鴈行

詠並蒂荔枝

植物生聯蒂

應知造化成

際闌憔悴質

見尔重含情

園中詠菜

滿園穠纖上

芳雨兩後天

惟應龍指大

咬得寸根慙

粹時才名籍甚當逢有欲應之者蓬萊苦口止之曰今風塵道

梗望都下如在天上君豈可舍父母之養而遠赴功名之途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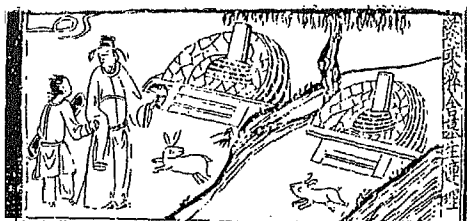
獨不見王仲孺妻之言曰今孤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哉粹然

之亦無意於出外少觀老翁治中物故又明年為至正壬

寅闕城為盜所據城中大姓多避匿山谷粹亦挈家遁盜蹤跡

得之雲霧其一門留蓬萊一人不殺將以為妻蓬萊知不免給

盜曰我一家盡死無所於歸將軍縱舍我上亦何以為生乎



事將畢終非乞理其故夫然後相從未晚也盜喜從之同至屍
所拔佩刀為掘一坑掘訖植刀於地坐于傍曰吾儂笑吾儂笑
目逢乘便取刀抄土掩之逢乘即舉刀自刎曰死作一處無限
也盜遽起奪刀已絕咽矣盜怒曰汝死則死我定不教汝死作
一處遂埋蓬萊二十步外使兩塚相望其年潮只晉化為福建
行省平章乃集諸縣民兵克城民方獲業又數年有同避寇者
始倫說蓬萊事平章遣人視之將以禮改壙至則兩墓之上各
生一樹相向枝連柯抱糾結不可解使者婦報平章親往視之
果不謬乃不敢發但加修葺仍設奠祭焉人呼為連哩塚樹閱
人至今無之不絕

田珠遇薛濤聯句記

五羊田珠字孟所陝武十七年甲子四月隨父百祿赴蜀成都
教官珠清雅有德致書畫琴棋靡所不曉諸生曰與焉遊愛之
過於同氣凡遠近名山勝境吟賞迨適嘗曰吾平生懶事聲利



但長得好，娶登臨足矣。明年秋，百祿將還，回洙母，不忍舍，乃曰：「兒來，末久奈何？使去且宜清穩，冷路費艱難，公宜入思。百祿乃謀於諸生之親厚者，使開館於人家，一則自可讀書進學，一則藉俸金為歸計。諸生深幸洙留，遂薦於附郭大姓張氏。次歲丙寅正月十八日，設帳庠序，朋好辭送，以往。張大喜，開宴，稱為上賓。且謂百祿曰：「令嗣晚開，免回可令就宿舍。」下百祿許之。至二月，夜晨，洙解齋席，省偶經一所，境甚幽僻，山下皆桃樹，花方盛，開洙愛之，少立徘徊，忽見桃林中一美人，延佇花下，洙不敢顧而去。爾後，經從美人必在門首。一日，洙過偶遺所得俸金，美人命婢拾以還洙，感激，明日詣謝。至門，丫鬟入報曰：「前遺金即來矣。」請入內，聽美人出相見，笑問曰：「君非張運使宅西賓乎？」洙曰：「然。」且謝還金。事美人曰：「張氏一家親戚，彼西賓即吾西賓矣。」謝為洙起，揖曰：「取問夫人。」關為誰與，與東何親？美人曰：「此為中姓戚，卻故族也。」妾父薛氏，薛氏女嫁平幼子康，不幸早卒，妾

涑桃林中遇美婦



獨倚窗坐久茶至再涑辭以美人留之曰今夕且宿寒舍若誠
東知君至此而妾不能為一歎曲惶愧殊甚即陳酒澣設二席
與涑耦坐中勸酌極至語雜諧謔涑以其張氏姻婭不敢少
譏美人曰聞君惆悵後才雅賦詠何至作儒生酸乎妾雖不
敏亦頗解吟事今既遇賞肯而高山流水何惜一奏因盡出其
家所藏唐賢遺墨示涑其中元稹杜牧高翥詩詞手翰猶多皆
真跡炳然如新涑玩之不忍釋手美人麾婢徹去舊筵別出佳
般中多異味不能識取玻黎杯酌涑止口占一詩曰

路入桃源小洞天 亂紅飛處遇嬋娟 襄王誤作高唐夢
不是陽臺雲雨仙

美人曰佳則佳矣然短章寂寥不足以盡興用落花為題共聯
一首如何涑曰謹如教美人唱曰

韶豔應難挽

涑

芳華信易凋

薛

綴此月紅尚媚

涑

委地白仍嬌

薛

墜速如辭樹

涑

飛蓬似戀條

薛



鮮鋪新感誘

草疊巧裁綃

麗質愁先殞

香魂瘡更招

燕街婦故壘

蝶逐過危橋

粘帙將啼露

衝簾乍起毳

遇晴猶有態

經雨倍無聊

峰迴低燕絮

魚吞細雜漂

輕盈珠履踐

零亂翠鈿飄

鳥過生愁觸

兒嬉最怕桂

褪英浮雨潤

殘蕊淥風潮

積惡教童掃

沿流倩水漂

媚人沾錦瑟

淪名入詩飄

玉貌樓前墮

冰容夢裏消

芳園曾藉坐

長路或追鑣

羅扇輕感辦

筠籬僕護苗

折來隨手盡

帶處近愁焦

泥泥猶濕添

恍空更寂寥

棄濃陰自尋

帶密子偏餘

豈必分茵溷

空思上研硝

香餘何益竊

瓶解不煩邀

冶態宜宮額

痴情妬舞腰

粧臺休浪拂

兒伴可憐貧



吟成美人山小箋雪之寫訖。黃已二鼓。延入寢室。有舊粉牋。黑
水歡情。極其纏綿。枕邊切上叮嚀。洙曰。即勿睡。言若賢東郊之
彼此。各即盡矣。次日。以卧獅玉鎮紙一枚。贈洙。送至門外。曰。
無事。爾勿致薄情也。洙遂宿館東。曰。老母相命之。深必令歸。
家宿。敢不敢。洙此館東。信之。洙由是常宿。美人所踰。半年。人死。
知者。惟常是。花玩月。舉白弄琴。曲盡人前之樂。一夕。與洙論詩。曰。
唐人喜作回文。近時罕見。洙曰。惟夫人柔情幽思。談笑為之。若
予荒鈍。無復措辭。美人笑曰。請試命題。以求教。洙遂曰。四時
詞也。美人即賦詩曰。

花深幾枝柔傍砌

柳絲千縷細搖風

憑闌半嶺西斜日

月上孤村一樹松

涼回翠簾冰人冷

齒沁清冰夏井寒

香篆長風青燐爨

紙牋明月白團圓

蘆花覆汀秋水白

柳風周樹晚山蒼

孤燈客裏驚寒館

獨鴈征書寄遠鄉

天凍兩寒朝閉戶

雪飛風冷夜闌城



鮮紅炭火團爐煖 淺碧茶甌注茗清

讀身陳聽珠數其數妙將濡毫屬和美人曰彼所謂木挑瓊玖

望報乎珠答曰真乃是白雪陽春難為和耳亦原四韻曰

芳樹吐花紅過雨 入簾飛絮白驚風 黃添曉色青舒柳

粉落晴香露覆松 瓜浮甕裏木涼消暑 藕疊盤中翠對寒

斜石近階穿竹密 小池舒葉出荷圓

殘日絢紅霜葉赤 薄煙荒樹晚林蒼 寫書寄恨羞封淚

蝶夢驚愁怕念鄉 月輝霜冷冷敲城

濃香酒泛霞杯滿 淡影梅橫紙帳清

美人且讀且笑曰絕好妙詞但刀韻俱和則善矣珠曰君子不

飲多上人輸一籌耳珠因曰蜀中山水奇勝自昔以來多產佳

種若昭君文君薛濤輩以夫人才之道亦有優劣乎美人曰昭

君遠嫁胡沙卓氏當壚可恥貌美命薄俱受苦辛使子遇薛濤

亦不啻如今日也由是言之固為優矣珠曰濤妓女何敢上



夫人但其才貌亦可謂難得者余嘗讀秦苒恩紀異錄云高平里鎮蜀當開宴校一字令曰口有似沒量字濤曰川有似三條一條曲又何足怪婦人敏贍誠未易比美人曰子知其然而不
知其所以然如此之類特戲笑之語爾若其水國蕪陵夜有霜月寒山色蒼蒼誰云万里自今夕離蜀看如別塞長之作可以伯仲忙收而尤善製小箋至余蜀人號薛濤多而子以妓女薄之非知濤者也酒醒尤阮朱觥以八珠耳瑤一付美人謝曰謹當佩服猶君子之常在耳邊也又踰時除母病遂輒講歸待湯藥如此三月餘方愈美人訝其久不來恐有他遇乃懷惱曲怨之會除母疾愈復入齋是夕即造平氏美人迎謂曰何久別耶殊以笑告美人曰三月不違人今違人三月矣殊戲之曰三月不知肉味知肉味在今夕矣談譁間出前曲示殊曲曰
黑鉛磨劍難為鋒 望妾製衣寧御風 欽添阿膠勿為解



清麗蕩水何由逢逢請看綠草南園蝶並宿花旁花亦說
鴛鴦請白不相離那奈秋胡便長別上東隣美女紅玉襖
雲霞鳳機成素羅兩意雲情肯輕許縱然折齒將如何
深上求巷閑風月錦帳蘭缸映如血血點年深人尚紅
至今西在同心結

殊愛其才色眷戀愈深美人亦重殊文采傾竭不吝謂殊曰向
時態句未盡高情今夕當輕彈謾舞淺酌微吟再成一荷燕見
吾二人勸飲也乃以睡鴨爐焚香紅斜脯薦酒餽燕望月並坐
前搢殊曰昔韓昌黎與孟郊有城南聯句聞鷄石鼎秋雨等作
宏詞險韻贈炙人口今效之賦宜命作月夜聯句以五十韻為
率夫人然之否乎美人曰吾意也殊乃請美人先賦曰

庭月如銷線

他星似撒棋

天空何影澹

節換斗柄接珠

梨棗低垂倒

藤蘿密葉離

草紛螢火亂

餘暖鳥巢秋

怪石形疑魅



芳花色似姬

蘇益涼沁水

執扇靜猶聽

樓陰妝散局

琵琶上疎絲

初發音遠近

簪馬響生差

銀作羅帶史

關公月夜

秋筠射蠟

暑懷涼氣

宿燕猶還

驚禽下樹

池邊柳開

城邊偏遠

窺窺來紅

雍容識步

緣天作

管重鬼

辛巳逢

難我過

膝慙慙

傾倒極

蓮突

荷筒碧

鰓呼能

瓶喚小

殺破開

唇雁啖

菱煩纖

肉後利

令急航

謳清曲

勸酬燕

講論雅

吟脫嘗

酸酸噉

艷杯洋

畏器捧

庶常停

酥湯淮

渴來便



醉後快水宜

妙句聯將就

狂心坐已馳

歌聲渾可屈

卧具早教施

不用尋挑葉

那須懸竹枝

媚人營幕滑

鴛醉蝶情加

吹处珠璣墮

顰時黛蹙眉

釵斜金溜髻

釧冷粟生肌

小工真能謔

貯之最勝詩

風流雲雨夢

宛轉艷陽詞

步緩腰肢軟

鬟低耳語私

夜香防竊聽

午浴避潛窺

縷履含羞脫

銀燭帶笑吹

玄羅床畔解

粉汗揔前波

暖玉銷龍舞

春葱指露鮮

雲偏鬆綠髮

浪風動青幃

狎態嗔啼盡

嬌顏可厭微

拂簾新舞出

麝膩宿油脂

荀鶴高文興

崔嵬絕世姿

未幾連蒂好

只笑並頭新

何如空頭華

誰家畫曉檣

涼風當日圓

粧席只余知

慎勿萌嫌防

父子同張氏訪惟近



母令情別離

芝蘭同臭味

松柏共衿期

永奉蘭房樂

長陪萱室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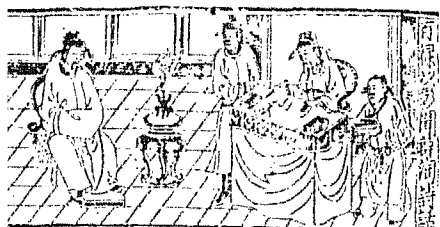
太山如作鵲

此志莫教虧

或曰殊館東隅過洋宮園勘有祿曰今嗣母日一啼不勝匍匐
伴之仍宿案舍豈不便益百祿曰從開館之後一向只寓公家
前者因其母病整輟一季尔后並不曾回何言之謬也張大駭
不敢盡其辭而出是晚宋果告歸張隨使人視其所往乃半途
不復見矣走報張急遣人入城問有祿无有也意其少年放逸
必宿花柳然思此數天无坡館大以為怪次日殊來張問曰昨
宵宿於何處曰家間耳張曰非也某已令人縱迹先生莫測所
詣幸中亦不見殊誑曰因過一朋友處談話良久抵家暮矣張
知其欲呼追殊使面誑之殊此曰改到吾家隨即出城比吾
歸飯已去矣向侍妾言僕曰我昨夜宿先生家今日早飯罷方
回光廣文亦甚驚訝要自來相尋殊言甚艱色既變張曰先生



如有絲養當以笑告勿隱也。宋弗能猜乃具道本末且愧謝曰：此今親見留非賤子輒敢无礼。張曰：吾家何嘗有親戚在此。與諸房姊妹亦无事。平姓者必崇也。今當自安。不宜復往。宋唯上抵暮私訪美人道此意。比至美人已知曰：即勿然。蓋言數盡於此也。與宋痛飲且叙歡情。戒曉美人說宋曰：從此永別。后金雞期元以將意乃贈墨玉簪管一枝為脫云。此唐物也。即慎藏之。遂飲泣而別。張料宋是久必再云。自出視之果不在。館因入謂其妻曰：西賓此事不可不使其父母知之。乃以宋所為補告百。操有祿大怒呼婦杖之。宋遂吐矣。且出所得玉鎮紙玉簪管及聯句諸詩百。祿取視管上刻渤海高氏文房清鏡。乃謂張曰：物既稀奇詩又俊逸必非尋常怪也。呼宋同姓弟之將近盜指曰：在此。至則曼祿可尋毫宇俱无。但水碧山青新綠依稀猶張謂百祿曰：是矣。此地相傳皆說薛侍所墜。后人因鄭谷蜀中詩有：桃花似薛侍實之句。故復號百祿為春娃。實之所資即使速必。



清也且所謂綠平幼子與者乃平與巷也文孝方者城中亦无此類而文与字合為牧字謂牧坊也牧坊舊牧坊所居清為樂效坊為牧坊也非清而誰哉况管上字刻高氏清阮則應西川與清與高與千望所貯當驛鎮清於諸坊中與家无待平与鎮紙皆所物也與所藏諸帖又驛三元丞相杜紫微最多美元与杜管有詩贈之即錦江賦清我秀幼出文君与薛清是也其為清之灵无疑而物出於驛者審美无庸深究百祿其為為然也然其終為所惑意還还廣中室藏牧物常以示人後二年洙亦入幸為書中洪武甲戌進士授山東曹縣知縣竟亦無他為

青城无勳錄

至正間有道士真本無文固虛不知何許人客威順王門下通判街曉兵深於管署號文武才王雖高之未始奇也惟笑口衛君美重之一日王遊別苑召二人侍因從容問曰方今天下



平日夕極威而豈在大王觀之固以為高枕肆志之日作言色
狗馬是務焉知其他在愚輩觀之蓋有甚不然有官裏老而富
奇氏寇而橫吟咏雪之徒反以演操兒法戲惑君心賄賂公
行是非顛倒本變於上而不悟民困於下而不知武備弗脩朝
政廢弛小人恣肆君子伏藏殆猶一髮之引千鈞禍在旦夕甚
可畏也蘇老泉所謂有亂之萌无亂之形是謂將亂大王朝廷
然親王漢藩屏宜求賢幼士選將練兵節用儲財陰為之備萬
一慮塵章動聖學士崩即便肯棄義辭率先走難上以紓君父
之急下以全臣子之心克復神州光膺舊物然後養身而退立
不言功懇請湯湯世守南紀使執事之臣書為大元宗英秘在
金匱垂之万年豈不聽哉豈不盛哉王怪之曰尔非病風狂耶
耶何言之不倫如是吾將執尔送縣官矣二人嘿然而退計曰
吾等殘內魂亡神囚者尚同散設有為哉蓋求豪傑者而佐之
豈子不足謀矣不去禍且至於此是謂請於南陽漢而遭之本无

平生習畧胸中

綢拂秋霜

此輩蘇秦三寸舌

要將事業佐英雄

固虛成詩二首曰

膽氣寧七七尺軀

壯心肯作腐儒迂
一橋遠策為

自有麒麟一卷書

笑談出匣照寒鉞
上帶仇家血影光

前席早知无用处

錯將豪傑倚君王

王知而求之隱矣未幾亂作矣如所言至正乙未倪文俊陷沔

陽威順之子報恩奴與湖南元帥阿思藍水陸並進討之至漢

川水淺膠舟文俊用火筏燒船報恩奴遇害王恩之百計覓

人不能得陳友諒聞其往來光黃間其書札讀之不至翻然又

蜀既而明王珍據四川素聞人名物色不可得

天朝既平群寇四海一家君美兄君美為西充縣丞君美往

候之回途舟敗同船之人盡斃魚腹獨君美負得一枝浪濤及



岸因而不死然行茶盤纏一時俱盡偶腰間碎銀數星在急欲
近岸民家不焚燎衣買食充腹踰躍得計无所出民家公親視
其辭貌知非常人頗善待之留數日因出纒步忽三道上前揖
曰衛君一舉如此我視之真文一故人也告以困苦之狀曰无
憂也快往歸家則青城山也高壩華屋深院曲房香頭數人列
侍左右俎豆脩水陸之供歌新聲容之盛与君美話舊歡若
平生因詢其乱中出處二人曰自辭黃鶴即入黃牛久隱青城
忽逢青眼其為喜慰迨不可言所惜壯心周落一事无成願仰
乾坤飄搖萍梗索居閑處有愧故人乃与痛飲酣氣豪論談
議起本无曰天下之事在乎知幾者事之微吉凶之先見者
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乎思子曰
君子知微謂是也古今以來豪傑之士不少其知幾者幾何
人哉吾亦獲傳張子房馬子房事載史冊不必贅論及相見論
其幾乎天漢趙之巨冢論三傑而子房又三傑之傑者也項



蘇於高祖而為高祖所感于房之謀也是子房非有三際之階
并傑於高祖實明矣且高祖為是三際之目者居之上萌也子
房知之讀何語乎不若子房受下獄之辱美族之禍子房處
然無恙天端不在此禍之目而在於自三際之時天下未定子
房出奇元鎬天下既定子房退而如巖受封據小縣偶語不先
發其知幾為可哉誠所謂大丈夫也矣固盛曰吾於宋得一
人焉曰陳閭南其代之亂古所未有不有英雄起而定之則亂
何時而已乎閭南親見其幾有志大事往來閭洛豈是限時又
聞趙祖登基慨駭大笑故有屬豬人已着黃袍之句就己字觀
之蓋可見矣既而拂袖歸山白云高卧野花啼鳥春色一般遠
引高騰不見痕跡所謂萬大巧於至拙截大智於極愚天下後
世知其為神仙而已矣知其為隱者而已矣孰得而窺其笑奧
方之子房有過無不及久亦復言英雄回首即神仙豈不信哉
君美曰二公鍊真名山塵埃富貴同闕萬論酒以未盡也情自



豈不為脩行之累乎二人太父曰謝君平日議論如此之高今之識趣何如此之下大脩行教輩站卑呻吟儒之士直欲經鳥伸導引服氣仙之糟粕吾之所謂修行者豈在是哉因引君美周視其家錦綺充盈金玉山積各有美人掌之取后至一山石中有髑髏百枚二人指曰此世間不義人也余得而誅之君美為之吐舌良久不能攸明日大設宴君美首席兩美人捧牙盤盛明珠十黃金百兩為壽君美不敢却但唯上謝於是鬪飲大醉本先賦詩曰

蓋世英雄蓋世才 關河百戰起塵埃 遼東白鶴空晉語
天下黃金護築臺 壯志已成終古恨 殘帛付与后人哀
東風万斛曹瞞腦 尽化周郎一炬灰

固盡續吟曰

蒙塵消燄歎五陵 愛衝烏帽氣填膺 眼前不是无英雄
身后何須制喪兵 當道有蛇魂已斷 瘴江無馬識誰過



可憐一片中原地 虎踞龍騰幾戰爭

其詩大抵頌此則其人可想矣君美知所吟不賦出其格乃製
舊題爲一翼就杯酬謝於二公自歌以侑焉詞曰

乾坤如昨歡狂事懷涼後才情寂寞物卻非人民俱換非是
舊時城郭世事恰如棋子寓局方知難着際與敗似一場春
夢何須憶舊碑 寒窗細雨更添涼水與卿爛熳清宵酌談到英
雄身同夢盡盡劍鋒塵鏑有破浮雲亦應休問誰強誰弱
款息道一舊歸去似涼東鶴

明日求歸二人曰唐有紅線今有碧線當令送君也至則一好
女子其年可十七八負竹箱隨其父同送君美青城道上觀讀
曰後會誰期請爲題辭綠線箱取白瓦四大如雞卵乃雄雉
刺也一人引而伸之飛躍上下須臾天地晦冥風雲倏淡惟於
塵埃中見電光愈歎交繞巨壘看美股戰行不成步回首其居
步步皆苦美其石有各主其石式下得去則下得去



其頌心膽俱落羅處二人所在似碧綠旁五君美箇皮袋中
酒共飲同夜極看美乎東南而斷將三更許抵家但見金珠在
驛驛綠亡去久矣竟不知其何術也洪武二十年君美有姬單
公鉉為庫官明為人道婦翁輩亦爭此胞合焉

秋夕訪諸葛亭記

洪武初江吳沈邵年弱冠美姿容讀李薩天賜字李淹伯京皆
為時輩所稱許嘗知天錫過嘉興詩韻題吳中二首云

七澤三江通甫界

楊柳芙蓉映湖水

閨門過去過盤門

半捲珠簾蕙樓裏

簾櫳坐通紗窗紗

東風落盡棠梨花

館娃香迳走麋鹿

清夜鬼燈籠絳紗

三高祠下東流續

真娘墓上風吹竹

西施去后儂郎傾

歲上春深燒夜綠

○東南形勝數重

一片笙簫佛江水

小娘白帶刺春衫

佳樹蘭橈晚見東

舜臺歌榭臨鷗沙

粉牆半出櫻桃花

採香薜蘿飛不去

撲落輕盈圍領紗

只教子夜夢魂驚

范龍家居於勤欲仕



柳陰吹散何亭竹

范龍扁舟去不回

惟有春波照人綠

他詩肯此類然以家富不欲仕人知其然後利其賄或一乃
孝庶或欲保為生員旁午紛紜殊無寧月韶雖不吝於財突厥
其獲乃謀於妻兄張氏曰如之何其可張曰惟有遠遊差可避
耳韶然其計乃拉中表陳生梁生乘舸載巨編載萬倫重賞邀
遊舊侯間次于九江府愛匡廬之秀覽彭蠡之清當連郡那吊
古尋蹤幾稍議之韶不恤也因歎曰吾儕幸家富年少粗知文
墨茲行並避人耳豈能效王戎輩執牙籌屑計刀維之利哉
隨盤數偶秋雨新霽水天一色韶偕梁陳二生同訪琵琶亭吟
白司馬芳花楓葉之篇想京城女銀瓶鐵騎之韻引睇四望徘徊
久之于時月明風細人靜更深方取酒共酌聞月下彷彿有
歌聲來遠近或高或低三人相顧錯愕梁生戲曰得非商婦
解事乎韶曰爾時樂天尚須千呼萬喚今日豈得容易呈身哉
陳生曰若太我習琵琶哀怨縱使事前輕籠慢熱隨風以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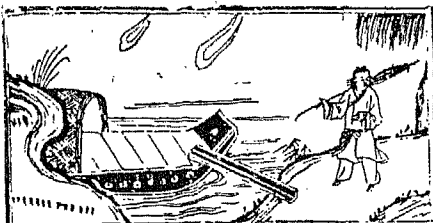
雖論落之感置餘醉而成歡耶韶曰且靜聽之良久而寂酒醒
回缸竟不知其何故獨留送客好事多情翌日往究其實訪
之間了無所見與關縣倦方欲言還忽奇香馥郁縹緲而來
異之延佇以俟茶頃一麗人宮粧豔飾貌類天仙二小姬前
一持黃金吊炉一抱紫羅綺褥并上登背意必貴家宅眷隱且
于此隱壁後避之小姬鋪褥庭心麗人席地而坐顧姬曰何得
有生人氣無乃昨夕狂客正是乎韶懼其使人搜索起出拜見
且謝唐突麗人曰朝代不同又無名分何唐突之有但諸郎夜
來談笑以長安婦女件件與婦見目無亦大過乎韶倉卒莫知
所對麗人呼僕同前離讓再四固命之乃就席因問其姓氏麗
人曰欲陳本末俱駭君聽然吾非禍於人者幸勿見訝妾爲僕
陳主建好朝就戮九年二十而死於李近二侍兒一名細蟬
一名金鳳當時之物皆在隨風飄蕩風情不以爲怪
也麗人曰妾兒時獨居無以適意每於此吟弄聊遣幽懷詎意



昨宵為諸郎所據敗興浩歌而返今幸對此佳客
以償矣使細蟬啼取酒殺飲於亭上自歌其詞曰即應之尊郎
昨日所謳之念奴嬌也詞曰

離上禾黍嘆江山似舊英雄塵上石馬銅蛇荆棘裏陰陽幾
苗巽暑初戰灰飛旌旗烏散底處尋樓燭暗鳴叱咤只今猶
說西楚憔悴玉帳塵香燈前掩面淚交飛紅雨亂葦車
行不返九曲愁腸謾若梅辦疑粧楊花翻曲回首成終古翠
螺青黛綠仙情盡眉嫵

歌竟勸罷盡飲數杯後韶蒙燕逸敘議論風生與麗人談元未
群雄起威事歷歷如目觀且詢陳主行事之詳麗人曰春秋為
尊者諱為親者諱此非妾所敢知也韶曰余請遂言其為人約
上然而少英斷買馬而時幾微委任臣僚非才者最如陳平
章姚平章皆斗筭小人而使之秉鈞軸握兵符詹同文魏杞山
乃金玉佳士而使之在散地勇開官武弁則縱情酒色交吏則



佳事空言城門狹而弗能容董安作飛槁九江陋而銳於建都
猶餘故址如此之類可笑甚多况復隋弒壽輝顯居殿位政元
建號弟兄并底之干陽極量淫謀奴僕江南之李景而猶奮發
轉臂拒抗鷹揚各遠蛇狙大將已殲於湖水鯨鯢戮躬身旋
斃於前鋒一敗天亡六軍星散若其緊籌帷幄弘濟艱難者特
五大王一人而已嗚呼當辭雄鼎佛之秋居草昧風塵之日而
謀臣智將佛士才官塵上若此烏得而不敗亡哉麗人凄然泣
數行下位已收淚曰且談風月不必深言徒令人懷抱作惡耳
因口占一詩曰

鳳艦龍舟事已空 銀屏金屋夢魂中 黃蘆曉日空殘照
碧草寒煙鎖故宮 陳道魚燈油欲盡 粧臺香鏡匣長封
憑君吳語興亡事 淚濕胭脂損雅容
誦而索和船即作韻癡以酬之曰
結綺臨春萬戶空 幾番揮淚大陽中 庖環不見新晉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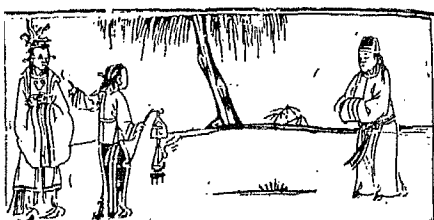


漢興猶餘舊守宮 別苑秋深黃葉墜 竊園春盡碧苔封
自慚不是牛僧孺 也向雲階拜玉容

麗人惜上曰可謂知音於是促席暢飲共宿于亭相與談歡
如人世少焉天上烏啼城頭鼓歇兩人扶携而起曰今夕當歸
舍中謀為久計不宜風眠露宿貽俗子輩嗤笑詔領之亟返遊
旅則陳瓘二生緊候開舟乃給曰昨得家書促回甚急必有他
故不得同行笑二兄先往沿途見候小弟整尔一歸隨當趕上
幸為預贖縮項之鰲多買團圞之蟹三兩月間當同醉習家之
池共尋羊公之刻倒接離歌大堤庶幾斯時亦一時之快也二
生信之執手而別詔是晚再去金鴈已先在矣遂道過高北竹
陰中半里餘見朱門素壁燈燭交輝繞及重堂麗人仰笑出紫
玉杯飲詔曰此吾主所御今以勸郎意亦不薄矣宿留月餘不
啻膠漆一夕麗人語詔曰妾死時為侯乃盛主寵復陳故王匣
朱靈頓笑詔一時之富貴出宮神道賸坐落一品之威儀是致



五体依然三魂不昧向者君愛女南樞夫人偶此嬉遊較妾以太陰鍊形之術為之既久不異生人夜出晝藏逍遙自在君宜就市取青羊乳半杯勸上滴妾目中乳盡眼開白日可起韶如言求得以潤其兩臂屈指三旬欲然能步或同携素手遊衍隧中或並倚香肩笑歌亭上与韶論舊事曰未及十三年便成陳迹吾主一日讀天寶遺事而喜之故春秋宮中設宴令妾輩競簪奇花親被一蝶上聞花馥飛着釵端所止之人是夕得召謂之蝶幸且翁妾等曰昔唐明皇廢為此戲揚妃專寵不復率行朕則不然固分厚薄後輩亦宜知均一之恩致獲飛之隨衆皆叩首謝又曰主嘗得元進士沔陽知府劉閑待以殊礼萬幾之暇引入便殿從容顧問曰聞卿為太常博士甚有聲名果尔乎聞對曰臣為礼官值至正三年冬十月戊戌將祀南郊告祭太廟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臣雖曰寧宗雖弟然為帝時陛下為臣春秋時魯問公弟也魯公兄也問公先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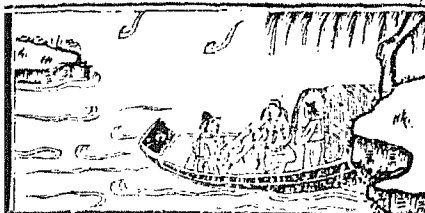
兄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之五主又詔之曰
仕中朝未嘗顯要而文章李問目不容掩其以事元者事我不
患不至大官聞頤育謝主又曰卿與李瀚同榜瀚不死我當
用之然瀚自為其主幸獨得卿聞卿善為詩近有作否聞對曰
臣不能死義不悅於卿情以社甫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覽為
韻賦十詩見志今皆忘之止記其一耳詩為陛下誦之因跪陳
之曰

世運厄陽九 干戈禍生民 陵谷有高卑 一朝易其陳
間關中郎將 慷慨遠與處 志同事乃異 非有松筠伸
堂上李江州 永仁而得仁 清風已千載 而我猶為人
既退主顧近待曰其辭漸矣由是陋其為人無復進用之意新
人者正朱文公所謂文人無行以妾觀之不特疑碧之王維久
死之范質為可罪哉詔聞其論心甚服焉其所言多當時宮掖
間事多不悉記奈何記迷悲情深卿閱念淺春來秋去四載乎

韶与麗人感旧歡欣月



茲雖比目並雁之鱗或翼双棲之羽未足以喻其綢繆婉婉也
是年冬初麗人無故忽潸然淚下悲不自勝怪而問之初則隱
忍弗言繼則審者大慟韶慰解萬方乃一啓齒曰妾即真蓋
在來朝故不意悲傷至此耳韶聞之博厚感泣欲自縊於隙間
麗人不可曰郎陽壽未終妾陰質未化儻更沉溺世緣致君非
命實誠必加重譴彼此牽纏何時是了兼之定數未竟誠恐縱
曰舍生亦為徒死韶乃止金鴈鉤蟬釵亦依上不忍捨或設飲
食与韶送程既曉麗人奉赤金條脫一双明珠步搖一對付生
曰表誠寓意觀物思入再會無期願即珍重親送至大門之外
掩袂障面而还韶猶悲不自已殘淚滿眶顧盼之間矢其所在
乃重尋原店安下收拾婦具數日梁生至自襄陽陳生客死
旁縣乃告韶省約韶哀以告弗信也出條脫步搖示之乃驚曰
此非塵世間物奇室也誠子之遇仙矣韶叮嚀謹切使勿輕
故入無知者同舟偕家及門則妻死矣矣乃以條脫一故投回



回肆中賣得鱸乃統於虎也靜處建醮請道士鶴林周玄初
設靈室錄慶三晝夜薦宴正齋之夕伺道士行朝皆退觀無心
詞一封潛於香爐焚之以資麗人冥福醮罷女初夢二婦人一
姓張一姓鄭從二小娃來謂曰菱輦俱承慈果已授龜臺金母
侍宸與言訖駕祥雲向西而去翌日玄初詰醒曰君昨所薦只
主閻張氏何又有鄭氏等三人焉韶心知為麗人細鴈祥為不
解曰吾夢亦如之然不知彼三人誰也卒不以告知此事者惟
梁生一人故生有琵琶佳遇詩并附于此詩云

憶昔少年日加冠礼初成春衣紫羅帶白馬紅鞵纓
昔年繁華迴還十里花窺紅間綠謝遊冶與余并
河漢星河垂建盆浦遙望醉琵琶絃銀篋擊節不堪聞
錦機生麗藻可憐蘆山月上猶未去嬌嬌玉晚湖燈過
細鴈双嬌嬌直入金屏最深處春風東來綻牡丹洞房香露
滿嫩開清憐作雲雨夢為生愁清夜闌前朝佳麗露環

詔不娶投玄初冒雷法



燕園出千人力美大直顏色趙肌骨細張懸燈鏡回見情
緣忽斷兩分飛歸來如夢還如癡纏盡得千金贖要涼忍
看使傷然使傷然難得當初若悟有分離此生何用途傾
國

詔從此不復垂娶投礼玄初為師授五雷斬勘之法往來兩浙
間驅邪治病禱雨祈晴多有應驗后失所近時有人於終南
及嵩山諸處見之疑其得道云

喬止傳

趙憲字文鵬東平趙孝女也幼時家人以香膏雜飲食中啖
之長而体香故又名香兒有才貌喜文詞猶精於剪製刺繡之
事又欲以嫁近隣之才子柳顯而憲亦深願事焉許而未聘會
顯家坐事日就衰替其母悔之以適繆氏繆雖富室而子弟村
朴月不知書憲遂辭而歸之不得志凡佳辰令節莫肯前施輒
對之掩鏡悲吟閉門愁坐累之接於目事之成於心一寓於詩



積而成恨名曰破琴索斷三月而終生死焉父母家以年終
穎亦喪耦乃遣人復申前約而求娶之舉夫婦弗許穎必欲成
其姻蓋聞鶯之賢而後鶯之貌也乃應得穿珠匠歸王媽者
出入趙氏其執直言聽計從重賄媽以求勸親焉燕使私問於
鶯微乎其意媽曰許諾往趙氏說之曰若身久懷一事與欲奉
告於君以多故未暇今適其時不容更緩未審公夫婦尊意若
何華曰何事媽曰賢女孀居服將闋矣傳聞卿氏復舉前盟
公堅執不從不知成算何向且始先開口出自名門因其家為
事貧窘遂負初意兩下各自締姻固已絕望矣誰想令愛喪夫
穎亦喪婦出出前定似非偶然况穎李問文才視昔終生百倍
不可同年而語焉且心事諒必無嫌更其家溫裕大勝舊時如
穎少年豈終困者有婿若此何忍棄乎舉聞語慨然而從媽心
復與勸公為白穎之墓爾若大旱之望云霓今專君既許好事
即諧然既遇知音爾不可无一語以答其深意第恐他日相從

青鳥欲納越鳥爲聘



悔之遲矣嗚呼然之而難於啓口乃作書附媽曰

妾本良家幼承慈訓鉛粉深聚中閨執事絜絲謹循內
則惟知紉針而補綴未解舉掖以奔眉天與榮華親懽巧慧
冰如神而玉爲骨媚如領而手如真正及芳年遴選佳媚詎
期薄命竟配下流緣爾辜其出衆之才亟其傾城之貌歛茲
怨悔驚歎詩誦對月白之宵過清風之旦強與語強與笑嗚
伴山雞觸於目觸於心鵲隨野鴛鴦孰料庸才短折辱弱孤
土木形骸惡况贅空於眼底風花情性幽悵尚鬱於尊前徒
懷蕤蕤之悲水抱淑真之恨已耳棄置過辱聘來蓋以伸前
時之好言作後日之佳話誠願託身貴族委質明公挽桓君
之鹿車吹秦娥之鳳管願華志以惜老異投身而相從未侍
光儀先中愚悃惟交關其諒之

媽上還賀曰可謂笑請以百今爲賞額曰若余士濟百今豈於
母情爲出意簡付頤上讀而雀躍曰真所謂與衆女其同

原缺



曰悲方四拾第
所用况其夫在何忍晉之當即遣還願乃奉你珠耳當金非
叙各一事下夫人夫人即呼亦為使願願去於是夫婦相携拜辭
而出其曲亦錄於此

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元運衰夫上妻兮忽此離兮
母兮生死安可知恨煙四起兮沸鼓聲鐙燭成林兮威旌旗
人民塗炭兮城郭壞祀義滅亡兮法度隨棄流落兮天一涯
腸欲絕兮心孔悲山可平兮河可塞妾怨苦兮死期期

右一拍

蜂蟻出聚兮豺虎肆心毒狠兮體腥臊煙塵傾洞兮人鼠
寒沙暴骨兮沒蓬蒿家遭亂兮傷吾曹文重命輕兮如鴻
毛誓捐此生兮期弗辱仰天俯地兮休煩勞

右二拍

棄寶處兮遂竟東西轉徙兮卒無寧竟自薦是樂帝殺戮

夫

寓夫婦重相見



是娘所在剽掠号所过为墟發家墓号焚燬室方閨門行約
号被尸驅舍生取義号捐微軀誰云女婦号丈夫弗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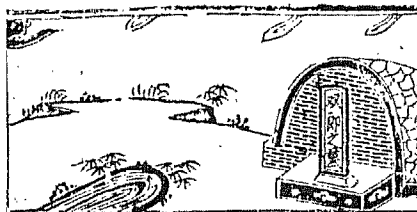
右三拍

行处坐处号思余我脚曲地角天涯号不見我骨淘離亡白
沒方家傾覆號冤冤活号被驅逐仇麗離此号何瞻復幸茲
陋軀号得免汚辱誰為义士号揮金玉哥行路号妾身賸

右四拍

穎麥既復合乃相与謀曰世方離乱人不聊生吾夫婦雖重得
團聚而前途向去端求可保莫若遠遁於深林大叢市少避氣
埃以需時泰乃隱於狙狻山麓夫耕於前妻耘於后同甘共苦
相敬如賓異缺誤鴻死公王穎亦求可地優劣論也脚問遠近
頗化其風一日穎出城負米遇賊獲之曰聞尔多义余當送田
將軍任官職不患不富貴也穎收買太驚曰新頭賊竟真從
汝反武成公殺之道上却合無此亦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其並而手檢之積薪於前殿既席

其並而手檢之積薪於前殿既席

為之然曰古稱烈婦同以加之火滅隣里移其遺骸相之伐石表其塚曰双節之墓君子曰

節義人之大閑也士君子講之孰矣一旦臨利害遇難維鮮能名蹈之者豈幽女婦乃能亂離中全節不污卒之夫死於忠妻死於義惟其讀也達礼而賦質之良天理民彝有不可泯世之抱琵琶過別船者聞窈窕之風其真可愧哉

新刊全相前燈餘話大全卷之二